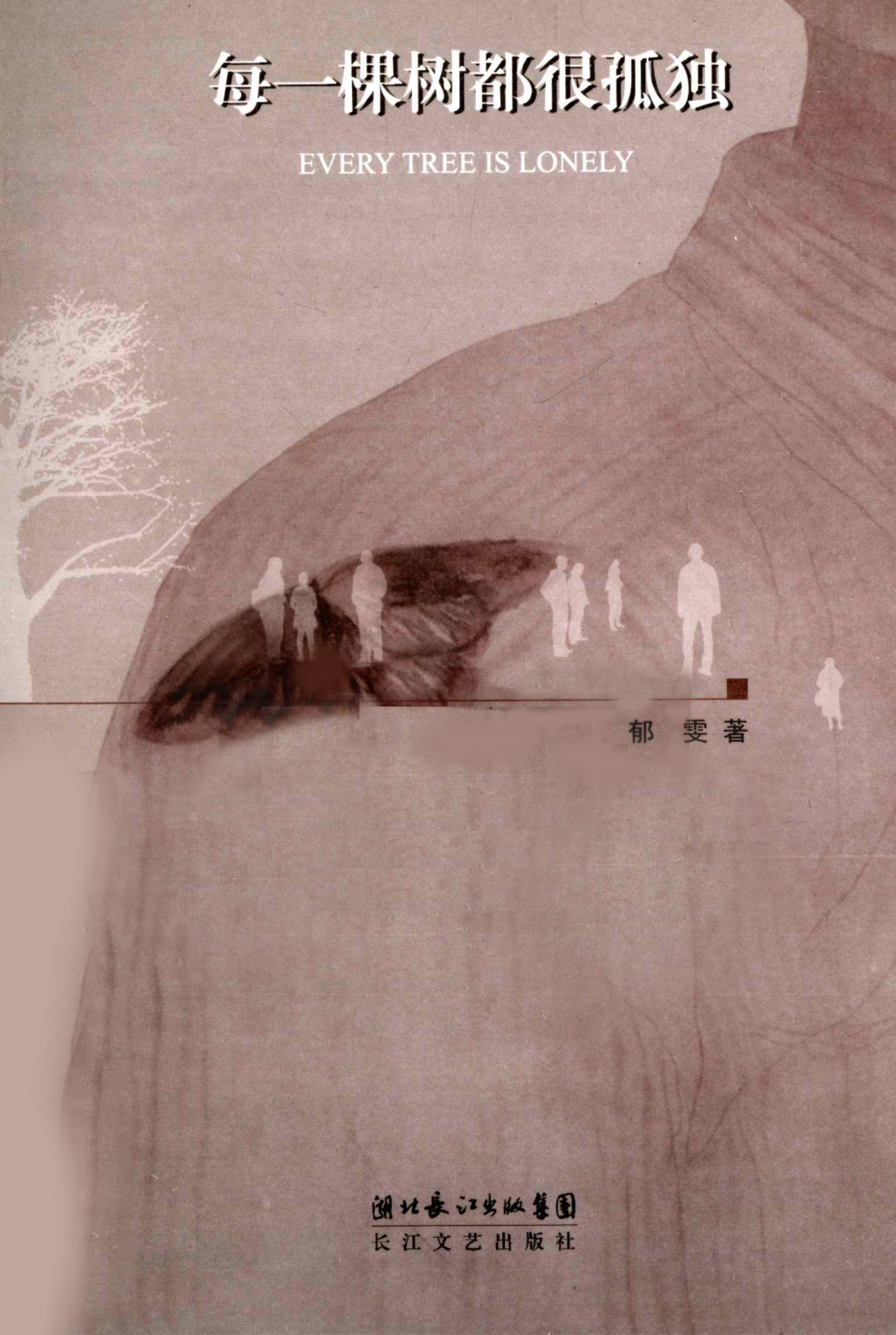


每一棵树都很孤独

EVERY TREE IS LONELY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large, textured, reddish-brown shape that resembles a giant hand or a massive rock formation.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there is a faint, white, stylized tree. A horizontal line run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cover. Below this line, there are several white silhouettes of people standing on a dark, irregular shape that looks like a shadow or a path. The author's name is printed to the right of this line.

郁雯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每一棵树都很孤独

EVERY TREE IS LONELY

郁 雯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一棵树都很孤独/郁雯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354—4690—9

I.每… II.郁…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3906号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长 岛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26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8.5

版次: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154千字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一、出 逃 1
- 二、彩虹姨妈 15
- 三、亲爱的海棠，不要吓唬我 30
- 四、我要太阳 41
- 五、血液里吹过定向的风 52
- 六、彩虹姨妈的故事 63
- 七、镜 子 75
- 八、他的呼唤是螺旋状的 83
- 九、彩虹姨妈的故事 96
- 十、无名人是谁 108
- 十一、父母的婚姻 119
- 十二、谁是小偷 126
- 十三、彩虹姨妈的故事 144

- 十四、思念的空房子 159
- 十五、彩虹姨妈的故事 175
- 十六、暧昧也是一种罪 202
- 十七、彩虹姨妈的故事 216
- 十八、所有的美都是忧伤的 241
- 十九、身体与灵魂的漫游 253

一、出 逃

我是早晨七点离开桂花城的。在这个早晨聆听到久违的鸟叫，我突然觉得这是我离开的时候了。我安静地整理着行囊，似乎无论带走什么都是多余的，没有切实的意义。我的脑袋转动得很慢，而我的行动却快得惊人，这样的迫切，远远在我的意料之外。白色的床单与隆起的白色枕头，这些日子里最贴近我的物什，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不气恼它们对我的无动于衷。周围人的称谓与相应的面容在我的眼前逐一闪现，我不认为我有责任与其中的任何一人告别，甚至不愿意惊动我的父母，他们还算年轻，可有些事情他们并未经历过，我不想狠心地让他们在此时与我一起分担我的恐惧与忧伤。

对街的早餐铺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无法扑灭的暑热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上蹿，金黄色的油条在油锅里翻腾着，挥汗的大妈用筷子拨弄着油条，它们三三两两地结伴被捞起。排队的人们为了最近的目标，在平凡的早晨买来他们的食物，然后奔赴到属于他们

的暂时的岗位，心里面总有一小块或者更大一块的空地，作为自留地，由他们自己耕种各色的植物、花卉与粮食，有人称这类空地为精神的园地。酷暑的煎熬已经开始，人们此刻的愿望直接又草率，现实催打与逼迫着人们走一条相似的象征意义上的正确的路。

我在恍惚中离开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里的一草一木，我以为太过熟悉，以至于懒得与它依依惜别。我必须要忘记，忘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这很不容易。在挣扎中，有些影像反倒更加鲜明。我深深地吸一口气，想平缓这些日子以来越抽越紧的神经，我的睡眠不知已经丢失在哪里，哪里都让我不敢涉足找寻。我想，我不仅是丢失了睡眠，我单纯而美好的世界在瞬息间被泼上了黑墨，一片捉摸不透又无从捉摸的黑暗覆盖了我所有的知觉，我被阴影逐步吞噬，我的力量在不知不觉中丧失。可我，我只有二十五岁，按常理是个盛开的年龄，我的容颜在猝不及防的重击下憔悴，心灵的年轮正在与衰老作一场殊死搏斗，谁高谁低，一时半会儿还难见分晓。

出租车里开了很冷的空调，与外部的热形成了剧烈的反差，我没有力气开口让司机调高温度，我薄薄的短袖衣衫既抵挡不住热又抵挡不住寒，这不无道理，连跳动的心都不能够抵御火与冰的双重袭击，更何况是一件小小的单薄的衣衫？我看着窗外，窗外密密麻麻的人在穿行，那些在烈日下葱郁得过分的树木与鲜艳得过分的花朵，很恣意地招展着。这难道就是曾经充满于我心田的景物与景观吗？我爱的城市，我成长的城市，我流连不离的城市，如今，一切都虚幻得像一张拼凑的假照片。我知道我在排斥它、抗拒

它甚至恨它。天啊！我客观的辨别力呢？我真诚的判断力呢？它们萎缩了，越来越轻，越来越淡，越来越远。

现在，我只看见一张脸，所有的脸都变成了同一张脸，这张脸上凝结着不变的笑容，如同一朵娇艳的花含羞的笑容。她就这样一成不变地笑着，她贴在车窗上，她浮动在树影中，她交织在洒落的阳光里，她踮脚飘过花丛，哦！她无处不在，她反复存在。她的笑容密密匝匝地包围着我，压迫着我，这种貌似温暖的笑容不断地叠加不断地旋转，让我禁不住打起了寒战。我用手挥舞着，走开，走开，不要缠着我，没有用，这个笑脸像在万花筒里一样被玻璃片无穷地复制着，以更加绝对的声势向我猛扑过来。我感到眩晕，脸色煞白，我怕我会倒下去，从此不再起来。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飘进机场的，一切是在下意识的支配下完成的。模糊中，有人与我打招呼，他肯定是认识我的人，我勉强地笑着，我懒得记起他的名字，懒得知道他是谁。我的笑容看上去是虚弱苍白的，我脸上有明显的阴影，他感觉到了这种笼罩，他决定脱离这类令人窒息的气场，他道别的时候，几乎没有发出声音，就逃也似的弹出了我的视线。

我渴望尽快地离开，我甚至幻想有一只手臂能够抓住我，狠狠地把拽出这个城市，无论这只手臂的主人是谁，我不关心也不在乎。什么让我落到这般田地，我幸福的光环遗落在哪里？我看见我的手正握着我的幸福呢，它美丽光洁得如同一块刚拆封的香肥皂，它的包装很奇妙，实际上也只是一块香肥皂。幸福是什么？是一块香肥皂吗？我糊涂了，是逃离的念头，还是我的倦怠烤糊了我

的思维？我迷惑了，为了幸福这个词语。

这个城市的美好似乎已经被我榨干了，或许是这个城市榨干了我的美好。我很瘦，一年比一年瘦，我的瘦与我的体重无关，我看上去还是丰润实在的样子。可我感觉我很瘦，我的心在缩小，小到越来越装不下人与事，只能有个别人个别事可以侧身缓步探入我的心里，一旦进入，就很难出去，这也是对人对己的折磨。

夏天的速度真是飞快，它不容分说地来临，收割汗水如同吮吸甘露。春天转身时的媚笑还历历在目，我却快速地被拉入夏天的粗暴之中。我在这个城市里只显现过一种单调的固定的姿态，而且显现得很长久，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只有自己知道，我变幻过好几回，如同稚嫩的竹笋贸然地向上生长，每向上增长一节就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为此也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城市与我相容相克，还因爱生恨，恨过又怜惜，怜惜又不甘。我离开的时候，它的挽留声轻若游丝，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我突然有了妥协的愿望，可我还是忍住了。

当飞机擦地而起的时候，我的心落了空。这并不陌生。空空的心是一种常态。

耳朵里全是嗡嗡的声音，可我却觉得是在一个无声的世界，四周没有人与各类事物。他们离得我那么远，我触摸不到他们，他们也靠近不了我。窗外是可见的缓缓拉远的纵横的城市、绿地与人家，一切在生存的轨道里求索，很正常的样子。飞机越飞越高，蓝天白云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它们悠闲舒展，并不费神关心别的

事，只是蓝的蓝，白的白，纯粹得无情。

我的思维不停地跳动，我宁愿自己凋零在想象里，也不愿意在现实中沉沦。我们面对的一角有限的天地，却足以消耗尽我们的所有。我闭上眼睛想要休息一会儿，至少现在我应该可以放松心情，毕竟那个城市离得我远了，那个城市升腾起的不加收拾的鲜花的腐烂气息，也从我的鼻翼之间缓缓飘散。

身体里有一个点犯起酸来，剧烈地一动，又蔓延开来。那是委屈。委屈的阀门在此时打开，并有了汹涌之势。随之而来的附属物是身体里隐藏的清泉，它有倾泻时的芳名，叫“眼泪”。眼泪无法抑制地流淌下来，携带着这个夏天热烘烘的逼迫人的气息，携带着记忆里甜蜜的余温，携带着石头滚落陡峭的山坡时发出的锐利的尖叫。这声尖叫唤醒了一个事实，可怕的事实！

无法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一个真得如此假的事实。如果是假的，该有多好！

她又出现了。那张跟随着我的凝结的笑脸，慢慢地拉远，显现出一个整体的清晰的形象。她是我儿时的玩伴，她是我青春期的同盟，她是助长我成长的最好的朋友，她叫海棠。

我不得不面对她，她浮现出来的那部分，她隐藏的那部分，她剧烈的爱与剧烈的撤退。真实又快速的素描。

海棠与我住得很近，我的父亲与她的母亲是同事，作为医生的他们，似乎很关心我们身体的成长，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相同的务

实。而对于精神的培养，却同样缺乏耐心，同样擅长避重就轻。

从很小的时候起，海棠就显得与众不同。她很不喜欢她父亲的职业，她父亲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经常大白天在家里对着镜子练习，那高亢激越的声浪一阵阵地冲击着她的耳膜，海棠非但没有对此感受到兴趣，相反她感到烦躁与无法逾越的排斥。这种心理的形成与她的母亲不无关联。她母亲因为喜欢文艺嫁给了她的父亲，而婚姻生活又使得她出尔反尔，不久就认定唱歌算不得男人的一项技能，随着这份不屑情绪的蓬勃滋长，她的父亲与母亲离了婚。当她父亲搬运少量物什离开的时候，小海棠站在角落的阴影里，她没有任何表情，她不哭不闹，只是冷漠地看着这一切。从今往后，她坚定地相信是他父亲的歌唱事业毁了她的童年生活。因此，她恨她的父亲。

海棠比我大一岁，我们在同一所小学与中学上学。上初中以后，我们走得越来越近。有一条窄长细腻的巷子成为我们友谊的见证。这条巷子不是通往中学的唯一一条路，这条路其实比另外两条路更远，可我们喜欢这条巷子，这条巷子盛放着我们的喜悦、孤单与幼小的秘密。我们是被巷子深处的那棵木桐树迷住的，满树枝绽放的花朵，白色的喇叭形花朵，小酒盅似的底部是淡紫色的着色。偏蓝的紫，睡在地上的样子如同跌落的梦，丝毫不觉狼狈，像是一声声美的叹息。我们当时仰头看着树上的花朵，低头又蹑足穿过地上的梦，生怕踏碎了翩飞的美。我在后面拉住海棠的手，我发现我们的手心里都渗出了汗粒，怎样的一份感动啊！我们共同体验的幻梦般的美的时间与空间。

这棵木桐树珍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成为我们相近的缘由。自从发现了这条巷子，我们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总要去走一走。巷子里只住了一户人家，一棵木桐树。天天可见到木桐树，而那户人家却从来不曾见识过。有时，那户人家的木门会虚掩，木桐花会飘落几朵在门边，可从来没见过有人出没过。我们的好奇心，使得我们偶尔会倚着门向里窥探，那里面有一口井，井里有水还是干枯的树叶，不得而知。而里面袅袅地轻舞着的静，是如此清亮幽雅。除此之外，什么也没看见。我们只有放弃，与放弃同生的是对未来不可知事物的向往。秘密，因为悄声嘀咕着那部分隐藏的话语，而熠熠闪光。

那棵木桐树，在想象里，四季开着花。

海棠出落得美不胜收。白皙润泽的肌肤，高挑婀娜的身姿，自然卷曲的长发，看着她从晨曦里或者晚霞中走来，疑是天仙下凡。虽然经常会见到她，可我还是惊讶于她的美貌。我看着她，“你真是美得一塌糊涂。”她笑，并不自傲，她的表情有一种不确定的迷离。“我美吗？你不自己照照镜子，你可有一张无比精致的脸。”

有些人在别人认识他之前，就认识了自己；有些人在别人认识他以后，也不见得认识自己。而别人的认知未必是准确的，自己的认知同样离准确很远。我用海棠这面镜子照耀我，更显出我的笨拙。我糙米色的肤色很暗淡，身高也过于含蓄，长得还算端正的脸上时常显露因为过分专注而导致的神经兮兮的表情，这使得我的幼稚更为滑稽。我唯一还算满意的是左边脸颊上的圆酒窝，

笑得深些的时候，它会随之荡漾，还会有节律地上下牵动。很多人形容我的笑容很动人，那是托酒窝的福，它的生动为我增了色。可我还是更喜欢海棠的笑容，怎么说呢，她的笑容很深奥，忽冷忽热的，当她的笑容正普照着，你却感觉远处的乌云在移动着靠近，随即就会被雨水淋湿。好几次，我忍不住问她：“你的笑容怎么那么古怪？像跌落在水深火热里。你不快乐吗？”她成熟地偏过头去，看白墙上虚虚的一个地方：“我不觉得不快乐。但快乐又是什么？”我不知如何回答，我被她的表情与神圣的侧面蛊惑住了，发不出声音。

有一种美，是天然通透的。它的感染力是笼罩式的。

海棠迷上了画画。她画的第一幅素描是我坐在窗前的样子。我觉得她画得很好。选定了目标以后，她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空余的时间，她背着画夹，与她结识的同类各处写生，看画展，做画家的模特。她希望可以拉着我一起参加，可我的愚钝迫使我坚决地拒绝了。我当时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只是在正规的课堂上消磨时光，我的沉睡的自我意识似乎被一层轻纱蒙住了，掀开它还得假以时日。

不久，海棠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继续学习绘画。我在高考的当天，因为突然而至的肚子疼痛，不得不放弃了考试。经过检查，医生轻描淡写地说，我是神经紧张造成的肚子痛，不用吃药，不用休息，只要放松就会自行好转。母亲被这样的诊断刺激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第二天就忙不迭地帮我打听高复班，一脸凛然地向我宣读她的计划。我只能照单全收，我知道离上岸的日子是

越来越远了。

我的颓丧映照出海棠的明媚。我把受冷落的自己安排在沙发的一角，我可以不为别人注意的只有自己不停转动的思想。我愿意静止模样地坐着，看天花板上时间走过的印痕，那些泛黄的斑驳的污渍，组合成图案，由着想象力使得它复活。那个夏天，海棠成为我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纽带。如果说，我像搭在沙发一角的皱衣裳，那么她就是试图照亮我的那杆电筒。她拉我去爬山，拉我去看他们写生，拉我去那条神奇的小巷子散步。好久没去了，小巷子也在长大，满树枝的木桐花依然开着，香气阵阵，散发熟悉的亲切的醉人的光晕。那户人家的门紧闭着，一只壁虎在门框上蠕动，它似乎沉迷在陈旧的奢靡的气味里。我的脚不听使唤，我好像走不到门边，有什么出了问题？有什么醒了，有什么在阻止我？海棠的声音从后面响起：

“灵香，我看见有人从里面走出来了。”

“什么时候？”我转过脸，一脸困惑。

“前几天，在这里写生的时候。是一位白眉毛的老人。奇怪的是他的胡子却是黑的。他没有看我们一眼，就走过了，就像一阵仓促的风刮过。我还疑心是不是我的幻觉。”

我停下脚步，等待着海棠继续说下去。她抬起眼睛，眼白瓦蓝瓦蓝的，眼波却是暗灰的。

“我当天夜里又梦见了他。他与我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他说，孩子，不要害怕。路，还有另外一条。接着，我的身上落满了雪片，可怕的是，这些雪片慢慢地被鲜血染红了。”

海棠的眼光穿过墙壁，穿过木桐树，穿过夏季，穿过不确定的路标，穿过云雾缭绕的群山，穿过无数无数的小水花，到达了另一条路。

我的肚子又疼痛起来，身体在发抖，我感受到不能言表的落寞与孤寂。我拉住海棠的手，她的手冰凉，回过神来，她的深奥的笑容又浮现了。我说：“我们回去吧，很累。”海棠突然大笑起来，这时的她又恢复了她的热情，“你怎么像个八十岁的小女孩。”温暖回来了，我的口齿也灵活了，“那你是十八岁的老太婆吧。”

也许我们真的是——八十岁的小女孩与十八岁的老太婆。一面镜子，两个女孩。

岔路上的灯亮着，地球的故事讲了多遍。女孩代表了什么？地球上一株绿色的草？一滴雨露？被头发隐蔽的旋涡？我头上有二个旋涡，海棠头上有三个，他们说，这表明了这个人的坏脾气。海棠反倒高兴：“为坏脾气欢呼!!!”我却认为海棠的脾气好得异常。

海棠对很多事都表现得无所谓，可我知道她是在等待使得她有所谓的事。她那飞扬的热情迷惑了很多，他们以为她是可以快速接近突破的女孩。她缺少的，现在却蓬勃地需要着，在她青春期的时期，是恰当合适的。而她的迫切尤其显眼。

她的恋情是片段式的，来时没有预兆，去时无处可寻。她告诉我她的体会：迅速地被一阵暖风包围，暖风一过，顿觉寒冷，怕让寒冷打败，只能撤退。我听不懂她的话，她微笑着示意我不需要懂。当她的恋情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开始了我的初恋。

我的初恋里也有暖风，还有摇摆的柳树，有青翠的羞涩，没有寒冷。虽然没有寒冷，但还是很快地画上了句号。如同小石子轻击湖面，荡漾几圈，就渐渐消散了。湖面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有过涟漪的平静。

这可能与石子的大小、重量有关。当然与扔石子的人的用力程度也有关。

有人也向海棠母亲的湖面投入了石子，海棠说，那是炸弹。海棠母亲晕了，在她那个年龄，能晕是一件利己的事，她明智地决定再婚。海棠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一个从未进入过婚姻的老小伙子，有或多或少怪异行径的商人，还是并不成功的商人。她不明白她的母亲的兴趣爱好是怎样转变的，一个文艺爱好者在生活的教育下青睐起创业者来，还甘心捧出多年积攒的积蓄，甚至还愿意为对方提供稳定的扎实的家庭生活。海棠认为她的母亲是病了，还病得不轻。虽然如此，海棠没有向她母亲说过一个不字，她私下竭力地消化着这件外人眼里的喜事，她早熟的心里种下了一类悲哀的情绪，它滋生着，后果是海棠对离婚与结婚同样感到厌恶。

春寒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他是海棠高一级的同校同学，国画专业。他是被海棠抓来的，像水中的浮木，像过马路时盼望看到的绿灯，像一块修改错误的橡皮。当时，他正好站在她的身边，他还没准备好如何向她开口，他与她在校园里散步，黄昏凝固成一块巨大的冰，浓缩的夜晚即将来临。她缩起脖子，很盲目地往前走，他在她的身旁，很闲散木讷的样子。突然，她的眼光锋利地抓住他，接着又用手抓住他的胳膊，她低低地又急促地说：“做我的

男朋友吧。”他没有不同意的理由。

海棠向我讲述完确定关系的这一段以后，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很好，你不会讨厌他。”过了几天，海棠就介绍春寒与我认识，他们向我走过来的时候，冬天的夜晚略显疲惫，路灯眨巴着狡黠的眼睛。他是一个端正干净的男孩，略显单薄的身型，穿着白色的外套，蓝色的牛仔裤，头发柔软地贴到耳根以下。他看上去太正常，没有快速吸引人的特征，这使得他反倒出众，这是我在心里把他与美术学院的其他学生相比较的结果。

我们三个人去湖边溜达，这个著名的湖是桂花城的骄傲，它像一颗明珠在城市的中央熠熠生辉。这个著名的湖很神奇，每日每时显现的景象是不同的，时而朦胧时而清晰，时而娇媚时而冷峻，时而让人忧伤时而让人欢喜。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用手指向这湖，让我辨别它与天空的颜色，我说，我看不清，一片灰色。母亲对我说，这就叫“水天一色”，天与水连在了一起。我看着水天一色的景象，感觉母亲与我都是灰色的一部分，我仰望着不可分辨的神秘自然，由着它笼罩既微小又完整的我。那一年，我九岁。从此，我的眼里注入了灰色的抹不尽的烟雾。那个冬日的夜晚，我们所看到的湖是静谧与充实的，湖边站岗的落了叶子的光秃秃的柳树，虽然苍白冷清，姿容却有另一番的俊俏，看了让人既心软又心疼。湖水在灯光的作用下，像有各色的水彩荡漾在层层的水波里，并不觉得轻佻，反而更加迷惑人。我与海棠走在前面，春寒稍稍落后于我们。海棠说一些文不对题的话，词句凌乱又无意义。我似是而非地听着，心里背负着自己的压力，平常人们眼里的重要学